

[云荒]

YUN
HUANG

羽

Yu
CHIYAN
ZHITONG

卷二

赤炎之瞳

沧月
作品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[云荒]
YUN HUANG
羽
Yu
CHUYAN
ZHITONG
卷二

赤炎之瞳

沧月·作品





[目录]

序章 • 001

第一章 海皇祭 • 011

第二章 叛国者 • 032

第三章 虹上舞 • 049

第四章 幽蓝之海 • 071

第五章 名将之血 • 089

第六章 君臣之义 • 112

第七章 涸辙之鲋 • 139

第八章 别后相思空一水 • 174

第九章 重来回首已三生 • 206

第十章 风云际会 • 236

第十一章 霸王别姬 • 258

第十二章 因剑而生 • 281

第十三章 因剑而亡 • 302

第十四章 劫火之变 • 316

第十五章 空心之人 • 343

尾声 • 368

附录 • 381





[序章]

一轮冷月映照在黑暗的大海上，仿佛缺了一角的冰块。

入夜后，海上的风更大了，一个个浪头高达百尺，如同小山一样移动着。在一层层浪的山峦里，有一艘快艇划开碧浪，从西海飞驰而来。月光照耀着船头那一面白色的军旗，上面用墨色写着一个“宸”，猎猎迎风飞舞。

已经是三更时分了，船里却有人尚未眠。

微小的飞虫围绕着寒灯飞舞，灯下戎装的军人眼神冷而亮，宛如一把脱鞘的剑。空桑元帅坐在从西海前线急速返回大陆的快艇上，正微微蹙着眉，望着面前一个陶罐——罐子是普通的罐子，然而里面却盛着一种奇特的凝胶，在灯光下折射出某种诡异的光芒。

那些冰夷，到底在秘密地计划着一些什么呢？

根据密探拼死发回的情报，在空明岛底下那个秘密的茧室里，冰夷用这种凝胶装着那一批失踪的少年，封印在透明的水晶柱子里。一排排的“人柱”陈列在地底密室，仿佛银白色的森林。在密探所发回的情报里，那些东西被描绘成“可以通神”的器具。

通神？那些冰夷，不是只擅长机械格致之学的吗？

沉思中，那些盘旋飞舞的寒蛩里，有一只抵不住温暖的引诱，不顾一切地扑向了灯火，刺啦一声，便被焚毁了一侧的翅膀，拖着焦黑的身子跌落下来。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拼命地挥动着仅存的另一边翅膀，螺旋状地落下来，居然慌不择路地一头撞到了那个诡异的陶罐里，挣扎了几下，便被粘住，再也不动。

白墨宸蹙了一下眉，然而，就在他准备用一把小刀将虫子剔出来的那一瞬，奇迹发生了——那只已经不动了的飞虫，忽然间重新活了过来！

只是短短的片刻，垂死的虫子奇迹般地复原了，白墨宸只觉手里一震，那只飞虫就从舱室的窗口里直飞了出去，消失于茫茫的黑色大海。那个垂死的小东西变得如此迅捷，双翅搅起的气流居然熄灭了案上的灯，舱里一片黑暗。

白墨宸吃惊地低下头去，看着手里的东西——

那一把精铁的小刀，居然被那只飞虫硬生生地撞得扭曲！

灯灭后，舱里一片黑暗，只有那一陶罐的蓝色凝胶在夜里发出了微弱的光，映照着一切。白墨宸坐在黑暗里，凝视着同样黑暗的大海，眼里露出了深思的神色，眼神深处甚至夹杂着一丝罕见的恐惧。

或者，这就是冰夷们所谓的“神之手”计划？

连一只小小的飞蛾偶入其中，转瞬都会变得如此，那么，盛在所谓“水晶人柱”里面的那些少年，又将会变异成什么样的怪物？

寂静中，听到底舱里传来隐约的呼号，一声声的和着海浪声传入耳际。白墨宸仿佛如梦初醒，忽然一掌拍在案上，站起身走下了底舱。

舱里的空气令人窒息，滚热的气流里夹杂着血腥焦糊的味道，铜炉里架着烧得通红的烙铁，案上放着一列列的药剂。升腾的热气里，影影绰绰站着四五个人，一看到 he 从上舱进来，纷纷单膝下跪：“白帅！”

“还是不肯说吗？”他看着刑架上血肉模糊的人形，冷冷地说。

“是。”跟随他返回云荒的十二铁卫垂下了头，面有愧色，“这个冰夷的嘴很硬。”

白墨宸沉默了一下：“用过药吗？”

“用过了。”十二铁卫低声，“前后用了三次。”

白墨宸默然无语，许久才摇了摇头：“算了，也不怪你们。”

冰族一贯是硬骨头，宁可战死也不肯屈膝，所以十几年的交锋里他的军队虽然歼敌无数，却少有生擒。这个俘虏是三年里战场上俘获的冰族最高阶的军官，征天军团的副将，他这次返回帝都面圣时轻装简行，却没有忘了带上这个俘虏。

本来想要在面见帝君之前，从这个冰夷口中拷问出那个“冰锥”计划，不料费尽了力气却还是问不出什么——这些冰夷的骨头，难道真的是用钢铁做的吗？

空桑元帅默默走到了那个吊着的冰夷面前。那个人已经神志不清，然而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来自外部的冷厉的目光，忽然间睁开眼睛，用血红的瞳孔恶狠狠地盯着他。那双眼睛滴着血，仿佛是从地狱里看过来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白墨宸的指节发出了轻微的咔啦一声响，眼睛微微眯起，有一股冷意慢慢升腾起来。“不说也没用，”他冷冷地和那双血红的眼睛对视，“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秘密。”

那个冰夷血色的眼里露出一丝冷嘲的神色，扭过头去。

“你以为我是在讹你吗？”白墨宸手腕加力，硬生生地将对方的头再度拧了回来，迫使他和自己对视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颈椎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裂响。

“你们所谓的‘神之手’计划，是不是就是将被选中的孩子封印在这种特殊的凝胶里，培养他们某种奇特的力量？”白墨宸摇晃着手里的陶罐，一字一句地逼问，“那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怪物？可以用一个眼神杀人？不老不死？摧毁一切？这些就是你们的秘密武器，是不是？”

那双充斥了血丝的眼睛里有一掠而过的震惊，然后，那个血肉模糊的冰夷军人冷笑起来，一口血痰啐到了空桑元帅的脸上。

那一口血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落在地上，居然是一截舌头！

“既然你不说，那么我就成全你吧。”空桑元帅眼神忽然变得暗

淡凶狠，蓦然低叱，“给空桑数百的好男儿偿命来！”

咔嚓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断裂声传来，在众人回过神来之前，白墨宸一瞬间便捏碎了那个人的喉头软骨！那双血红色眼里的锐气随着神志渐渐消散，那个冰夷模糊地叫了一声，沉沉地垂下头去，头颅和身体呈现出诡异的平行角度。

“噤，”空桑元帅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冷笑，“原来也不是铁做的骨头！”

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都不敢说一句话。然而，就在下属上来将那具尸体从刑架上扯下，准备拖出去处理掉的时候，那个已经死去的人忽然间睁开了眼睛！

那双眼睛已经不能被称为“眼睛”，而是一窝深陷的血水。然而，在血的深处，却仿佛回光返照般泛起了一丝冷锐讥诮的光，被打断的颈椎骨忽然奇迹般地抬起了，死死地看着空桑元帅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。

白墨宸脸色微微一变，一把扯住了对方的衣领，厉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破军？”他扯住冰夷的脖子，用力摇晃了一下。只听咔的一声，那个人的头颅沉重地垂落，这一次，是真正的永远不再抬起了。

白墨宸的手却僵在了那里，没有丝毫放开的意图。

“白帅……”侍卫长忍不住轻声提醒，“他死了。”

白墨宸震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光。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打开舱室的窗，扬手将那冰夷的尸体扔入了外面漆黑的大海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外面便再无声息。白墨宸回身看了一眼跪倒了一地的下属，眼神锋利如刀。

当那一眼划过，所有人都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。

他转过身，将沾满了血的双手浸入铜盆里，洗去了上面的血水，眼神也渐渐从暴怒里冷却，重新变回了深不可测。那个冰夷临死前最后一句话还在耳边回响，因为咬断了舌根，声音带着奇特的咕噜声，他只听清了其中几个字——

“破军……复苏……”

破军复苏？这些冰夷，到底在进行着什么样的诡异计划？难道那

个“神之手”的计划，会和九百年前传说中的破军有关吗？

白墨宸一边沉思，一边用一块白色的手绢擦着洗干净的手，头也不回地问下属：“还有几天能到叶城？”

“禀白帅，还有一天才能抵达博浪角。”十二铁卫恭谨地回答，“已经下令满帆快速航行了。”

“嗯。”白墨宸应了一声，侧脸看着外面清朗的月色，眼里的煞气渐渐散开，喃喃低语，“这么说来，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海皇祭了啊……”

海皇祭？西海上一起拼杀了多年的将士们有些惊诧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戎马半生的元帅为何会惦记着看这种俗世儿女才热衷的琐事。

白墨宸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径直走出了封闭的底舱，在船头长长吐出一口气来。冷月如钩，高悬碧海。极目看去，四周沧海茫茫，没有边际，令人觉得自身如同一粒微小的尘埃，心里为之一空，掠过一丝冷寂、敬畏的感觉来。

或许，一切自有天意，不为人力所左右。

“快了……”空桑元帅迎风而立，忽然喃喃说了一句。

是的，他已经快要抵达那个终点了。

十八年前，他不过是一个贫寒的北陆乡下孩子，从小就喜欢听评书和看戏。他曾经对爷爷说，他将来要成为西京那样的一代名将，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世之功！这才是乡下贫寒少年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是他血液里一直不肯熄灭的野心之火。为了这个，他可以不计较宰辅素问在朝堂的大权独揽，不在乎诸位藩王的拉拢或者排挤。

因为他不是那些宦官，不是一个权谋者。他是一个军人，他的战场不在别处，只在于这一片西海上，只在这些血和火之间！

可是，一旦抵达了那个终点，又该如何呢？他的人生，是否要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？除了作为一名军人、一个统帅之外，他的人生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？还有谁会需要他，或者，被他需要呢？

白墨宸想了很久，低下头望着手心，握在军人粗粝掌心里的是一方女子的冰绡，触摸起来如同她的肌肤般柔软清凉。白墨宸用手小心地拿起了那一方丝绢，对着海上的冷月展开——

透过月光，可以看到一角绣有两个小小的字，如秀丽的花苞——“夜来”。

当空桑元帅连夜返回帝都时，在遥远的西海上，百万大军依旧在对峙，旗帜猎猎飞舞。从半空看下去，冰族所在的棋盘洲列岛如同棋盘上被围困在一角的棋子，每一条出路都被空桑人的军队死死围住，像是被逼到角落里的困兽。

然而，他们还握有破开这个死局的秘密利器。

军工作坊里灯火通明，巨大的机械已经初具雏形。无数工匠忙忙碌碌地穿梭，将一块又一块的金属板切割、排序、焊接。金属做成的骨架长达一百多丈，仿佛一条庞大的鱼，稳稳地停在船坞里。

“外面那些人在念什么咒呀？烦死了！”一个少年坐在悬挂下来的粗大铁链上，身边摊开着一卷图纸，蹙眉问身边的匠作监总管，“难道是有人死了吗？”

旁边的人回答：“巫即大人，那是元老院在祈祷和占卜。”

“祈祷和占卜？”少年喃喃，“织鸢也在那儿吧？”

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他侧头看着外面，开始微微地出神。他手里捏着一个小小的圆球，里面有乌溜溜的什么东西在转动，发出一道奇特的荧光。

在空明岛的高台上，圣火燃烧，诸位大巫静静而坐，齐声祝颂。缺失了一颗星辰的北斗悬挂在头顶，照耀着这一切。

那是一个向破军祈祷和致敬的仪式，咒语声绵长如水。首座长老巫咸垂下头，凝视着手心里的水晶球，看着那一缕缕的烟在里面凝聚了又散开，变幻无穷，终于，一个个小字在里面凸显，凝成了一个预言。

一模一样的预言，也曾经出现在白塔顶上空桑女祭司的水镜里。

星辰暗淡后的第九百年，

亡者当归来，

魔王从地底复苏，

血海从西汹涌而来，

月食之夜，大灾从天而降，
神祇于红莲烈焰中呼号，
孩童的眼眸里，看到天国的覆灭。
当暗星升起时，
一切归于虚无，
如轮回倒影。

巫咸一字一顿地读完了最后一个句子，将水晶球紧紧握在掌心，白袍无风自动，猎猎飞舞，他霍地抬起头，看着其余元老院里的同僚，须发一瞬间飞扬起来，大声高呼——

“看到了吗，诸位？时间已经到了！”

“那个所谓的命轮，千百年来一直暗地里阻碍着我们，让我们多少次错过了破军复苏的机会。可如今，天意转到了我们这一边！”

“重归大陆，推倒白塔，攻入帝都！”

“我们，要让空桑人在赤炎里呼号！”

遥远的狷之原上，仿佛感受到了远方那些狂热的虔诚的祈祷，巨大的迦楼罗金翅鸟忽然微微震动了一下，覆盖其上的沙层簌簌而落。一道光从黑暗深处的金座上掠过，仿佛闪电一样消失在夜空。电光石火之间，金座上的戎装军人悄然睁开了眼睛，看了一眼天空。

那里，幽寰的影子正在缓慢地向着破军靠近。

只是一眼，他的视线便被迅速地遮蔽。一种力量迫使他重新闭上了眼睛，切断了与外部的一切联系，令他回到了无知无觉的状态。那一瞥是如此的迅速和悄然，甚至连在台阶下静静等待的星槎圣女都不曾注意。

上古云浮禁咒的力量将破军封印在一层淡蓝色的薄冰里，阻隔了他和外界。只是短短的一瞬之后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。那里一片漆黑，一片寂静，没有一切声音和颜色，宛如亘古以来空旷荒凉的原野——这就是九百年来他一直生活的地方。

黑色和金色的火焰在他身体里不停地燃烧，魔的力量一次又一次

地冲击着由后土神戒设下的封印，试图挣脱。然而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九百年大限的临近，他感觉到左臂上的封印有渐渐衰微的迹象，火光已经越来越亮，几乎要把那层薄冰燃烧殆尽。

时间快到了！他甚至能感觉到轮回的力量在冥冥中逼近，呼唤着魂魄的归来。

“看到了吗？破军，快了……真的快了啊！”一个声音在内心深处低唤，澎湃低沉，宛如地狱的暗涌，“时间要到了……随着你的醒来，这个世界将天翻地覆，血流成河！”

那是魔的声音，九百年来一直回响在他的心底。

已经九百年了啊……外面的世界沧海桑田，不知几多变化。然而，在他的世界里，这一切却不过只过去了一瞬——就像只是短促的一次睡眠，下一次醒来的时候，只要睁开眼睛，就能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身影站在他的身前。

“期待吗，破军？”仿佛知道他此刻心里想什么，那个声音重新在内心响起，“我知道九百年来，你牺牲了自己的躯体来禁锢住我，但是你的心从未真正死去——你还在日夜期待着能重新见到她。”

那个声音在心底低语，这一次，他不能分清那是魔还是自己内心的回响。他能感觉到身体里长久凝固的血液在重新流动，加速奔腾，应和着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。

是的……是的。

他想见到她，想回到她面前，哪怕只是再看她一眼。九百年来，这种内心极度的渴盼从未停止，一念不熄，乃至心魔不灭。

“师父，您……您不知道，我有多么爱您啊……”

直到垂死的那一刻，他才有最后的勇气说出多年来禁忌的话语。然而，她只是看着他，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不再要求更多的回答，满足地微笑起来。或者，从一开始，她就什么都知道，然而却什么都原谅——无论他是地窖里那个奄奄一息的孩子，古墓前那个阴郁的学剑少年，还是那个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青年军官。

他的一生都和她紧密相关。然而，她保护了他，拯救了他，却一

直不动声色地将他拒之于外。这是因为禁忌吗？

“师父，请记住我。在下一个轮回里，我一定还会等着您的到来……希望那个时候，您能来得更早一些。这样……这样……我，就可以陪伴您更长的时间了。”

“而这一世，我来得太晚。”他喃喃，“太晚。”

高空冷风猎猎，破军如血。颠覆整个大陆命运的一场大战就此结束，空桑女剑圣站在他的身侧，轻抚他的额头，静静地凝视着他，直到他的眼睛沉沉合起。

是的，他曾经许下诺言，所以，从未放弃。

然而转瞬已经是无数个轮回，她却不曾到来，而他，却也一直不曾熄灭重新醒来、重新见到她的渴望——在这样不灭的私心里，魔，也早就在蠢蠢欲动了吧？

当他重新苏醒、摆脱封印的时候，他身体里一直禁锢着的魔也可以重新复活了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到底想要怎么做呢？想要重新君临这个世界，想要重新回到所爱的人身边吗？到底什么，才是他内心数百年来最终的执念？

“破军，和我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吧！”魔低沉地笑了一声，“到那时候，我定然要找一个更好的新容器——你我都将得到解脱。”

当迦楼罗开始颤动的时候，仿佛感觉到了某种召唤，在空寂之山佛窟里吃着羊棒子的和尚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面前的火堆忽然熄灭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孔雀跳了起来，看向佛窟外。

冷月下的瀚海无边无际，黄沙连绵起伏，簇拥着远处的巨大山峦——那座“山”在颤抖，发出深深的低吟，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即将苏醒。随着一阵阵的战栗，覆盖在上面的黄沙一层层地滑落，迦楼罗金翅鸟露出雪亮的外壳来。

迦楼罗腹中隐隐有一道光柱亮了一下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透了出来。

“糟糕！”孔雀脱口低呼，“封印松动了吗？”

他再顾不得什么，从空寂之山的万佛窟上一掠而下，闪电般地疾奔在大漠上，向着那一架迦楼罗飞奔过去。

随着他的奔近，邪气也越来越盛。当他来到迦楼罗下方时，黑暗里，他脖子上悬挂的念珠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，一颗一颗都发出了诡异的怒吼和呻吟。他身体各处的皮肤开始隆起，仿佛有无数东西在他体内蠢蠢欲动。

一个接着一个，那些怨灵的脸又开始从他身体里浮现，嘶喊着，想要离开他用肉身设下的束缚结界。他的皮肤被撑得很薄，几乎可以看到那些扭曲恐怖的五官。

“不会吧！”孔雀嘀咕了一声，“今晚怎么这么厉害？”

他也顾不得擦干净油腻腻的双手，就地盘膝坐下，开始低声诵经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穿透力，清晰地一句句吐出，仿佛每一个字都是有重量的。这一字字落下来，那些骚动不安的怨灵终于逐渐归于平静。

片刻后，孔雀筋疲力尽地松开手，喘息了片刻，解开了袈裟，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，眉头紧蹙——心口上赫然有一点黑气，正在渐渐地扩散。

那是无数冤魂凝结在他体内的怨气。当净化的速度赶不上积累的速度时，便会侵蚀他的肉身。他清楚地记得，不到一个月前，当龙来到这里和他碰面时，这点黑气还只有拇指那么大，如今短短几十天，居然迅速地扩散到了拳头那么大的一块！

看起来，破军复苏在即，被封印的魔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外泄，身体里的那些怨灵也越来越不安分了。迟早有一天，它们会吃空他的躯体，从心脏里破体而出！

孔雀吃力地翻上迦楼罗顶部，在冷月下扒开黄沙，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微一变——命轮设下的封印已经微微转开了半圈，方才那一股邪气定然是从松动的封印里外泄的。

“魔已经开始试图逐步挣脱了吗？”孔雀喃喃自语，卷起僧袍的袖子将手心金色的命轮按在那个转轮封印上，将那个松开的封印一寸寸转正。

虽然只是短短的半圈，却似乎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。

孔雀在冷月下坐下来，剧烈地喘息，望着东方广袤的云荒大陆。那里，只依稀看得到白塔高耸入云，伫立在大地的中心——

“该死！龙，他娘的你再不快点，老子就要挂了！”

[第一章]

海皇祭

黑暗里，有一颗星辰静静地落在了手指间。

这是一枚具有传奇色彩的戒指，它的名字是皇天。

万古之前，空桑始祖星尊大帝和白薇皇后合力打造了一对神戒——皇天和后土，倾注了神力，使之分别代表了云荒大地上“征”和“护”的力量，从此代代相传，分别属于历代的空桑皇帝和皇后所有。

传说它是一枚有灵性的戒指，只认星尊帝一脉的血统继承者为主人，伴随着空桑人的帝国经历兴衰起落、荣辱轮回，甚至当一千年前真岚皇太子被入侵的冰族人车裂封印时，这枚戒指都不曾从那只断裂的手上落下。

当神的时代结束后，光华皇帝孤独终老，空桑的帝王之血自此断绝，这一对戒指的命运也随之改变：后土神戒被遗落在了历史中，不知所终，唯独这枚皇天留存了下来。

它失去了真正的主人，也失去了灵性，却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。

帝都伽蓝城，深夜的紫宸殿里，有人在王座上彻夜不眠，默默地旋转着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。黑夜里皇天发出璀璨的光，仿佛是一颗

星辰。

手握星辰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？

自古有传说，云荒的天、地、海之间，存在着三界三皇：九天云浮城里的羽皇，碧落海璇玑列岛上的海皇，以及云荒大地上的人皇。

然而在这三皇之间，最显赫、最荣华的便是人族之皇。

自从空桑帝王之血断绝后，继任的西恭帝为了避免云荒陷入六部征战的动乱，在伽蓝白塔顶上的神庙前刻下誓碑，订立了王权传承的法典。从此后，人皇又分为六帝，由空桑六部轮流占据紫宸殿的王座，二十年一轮换。

此刻，光明王朝的第四十五任帝君白帝白焔，正在深夜里凝望着自己的手。

他喃喃自语：“时间就要到了啊……”

“是啊，帝君，”在他身后的暗影里，有人回答，“您准备怎么办呢？”

那是一个须发苍白的清癯老者，面容冷峻，眸子清亮，穿着一品文臣的服饰，手里却握着一个样式奇怪的水烟筒。他站在暗影里，几乎不为人所感知，就像是一个悄无声息的鬼魅，只有水烟袅袅升起，将他笼罩在云雾里。

这个敢在帝君面前吞云吐雾的，便是如今空桑的第一权臣：宰辅素问。宰辅素问出身于白族最显赫的贵族之家，论血统和辈分，连当今的白帝也该叫他一声“族叔”，更兼之学富五车、谋略出众，不但是白帝少年时的授业恩师，也是壮年时将其扶上王座的两大股肱大臣之一，权倾天下，无论外事内政，白帝都会首先听取其意见。

听到宰辅的问话，白帝没有回答，凝望着那一枚皇天神戒出神了半晌。忽地抬起手，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——他试图去脱下那枚戒指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无论他怎么用力，那枚戒指就像是生在了他的手指上一般，一动不动，越是用力就越发紧地勒住他的手指。

“呵！”白帝冷笑了一声，“看啊，至少现在，我还是天命所归的皇帝！”

“是的，”黑暗里的人回答，“您是皇天的主人，自然也是空桑